

二 舅

秦瘦鸥短篇小说选

二舅
秦瘦鷗短篇創作選

二舅秦瘦鷗短篇小說選

著者 秦 瘦 鷗

發行者 太 平 書 局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太 平 書 局

電話 九四九一五

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
版 所 不 翻
權 有 准 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

每冊定價

元

目次

給他母親殺死的？	一
十二年了	一三
二舅	二七
這不個是秋天	四一
小店主	五一
一個洋囡囡	七三
熱帶魚	八五
落葉	九七
同學少年	一〇三
風雨故人來	一一七
第三者	一二五
戀之夢	一四一

集於

光緒西歸後十四年

給他母親殺死的？

——獻給全世界的母親——

劉盈走出了郵政儲金匯業局，一路跨著極輕快的步子，奔向公共汽車站去；從候車一直到上車，他有好幾次險些笑出聲來。

真的，他今天委實是太興奮了！記得他在前年春天考進匯業局的時候，他還不足十七歲咧！爲了家境的困難，使他在讀完高中一之後，便不得不懷著一顆又是悲痛，又是恐懼的善良的心，踏上生活線，來做一個弱小的鬥士；但秀美的書法，和勤懇的德性，終於博得了上級領袖的青睞，去年便特地使他晉了兩級，今天，陳課長又通知他說，下個月起。他可以正式被派爲課員了。

他想到一家五個人像耗子似的踉伏在一間斗樣大小的屋子裏，從戰事一開始，便度著跟叫化差不多的生活；直到去年自己晉級加薪，外婆和母親才略略減除了一些憂愁。而今天這一個消息帶回去，不知道他們又將如何高興咧！

「六姨母也不必再在晚上去給人家補課了。」他坐在二層樓的公共汽車上，滿臉堆著笑。腦神經

不停的轉；轉得也許比公共汽車的輪子還快。「大弟也可以進學堂去了，雖然是一個女孩子，到了七八歲，那有不進學堂的？」

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的事，却就有些寒心了。去年，外婆曾經一再的說：「昌國明年二十歲了，應該早些替他定一頭親事。」親事而要他老人家代定，當然不是劉盈所愛聽的了！因此，他便想出了種種理由來反對，其中一條——也就是被公認為合理的一條——就是生產力不足；現在他就要做課員了，連津貼米貼等在內，至少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元，這消息給外婆一聽到，勢必又要舊事重提，而母親也就很有附和的危險了。

但這一種未來的杞憂，畢竟敵不住他心裏的高興，何況他終究還是個心直口快的年輕人，一到家裏，他便立刻把這個喜訊說了出來。

跨進亭子間門口的時候，他就發現了兩件反常的事情：第一是床上不見外婆。通常從清早到夜，外婆因為上了年紀的緣故，總歡喜坐在她自己的床沿上，不但從不出門，而且輕易決不離床，而今天突然不見她的影蹤了！第二是他母親臉上所呈現着的極度悲傷的神氣，他記得很清楚，父親的忌日都在春天，如今却已是九月了，而且近來她的心境已比從前寬暢了許多。怎麼突然會如此悲傷起來呢？

「很好，你能夠有這麼一天，真是使我覺得很高興的。」母親低下頭，繼續編結着她手裏的絨線襪子，這樣輕輕的說，竟意外地一些沒有興奮的樣子。

「媽，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啊？外婆跟六姨母又上那裏去了呢？」劉盈忍不住向她這樣問。

「吳家的三新死了，」母親紅着眼圈說。

他們跟吳家倒真是有着很深切的關係的，雖然彼此一些沒有沾着親戚關係，但在戰事以前，兩家同住在一座屋子裏，足足有四五十年的歷史，尤其是那個三新，更是劉盈從小的好伴侶，一樣年紀，一樣大小，差不多像一對孿生兄弟一樣。他的死不但母親要覺得很傷感，就是劉盈聽見了，也把今天原有的一團高興化去了一大半。

「是怎樣死的？」

「給他母親殺死的。」一個簡短而刺激的答復。

「給他母親殺死的？」劉盈怎麼能相信呢？

母親却更肯定地把頭點了一點。

「前些時聽說他們已把他領回去了，怎麼又會死了呢？」劉盈緊皺着一雙眉毛問。

「是梅毒潰爛，在醫院裏死的。」母親回答。「所以吳家伯伯方才來把外婆和六姨母叫了去，大

致要安慰三新的媽。」

劉盈聽了母親的話，還是不很明白，既然說是梅毒潰爛，怎麼又說是給他母親殺死的呢？

「孩子，你不懂我的話嗎？」母親放下了絨線，抬起頭來，用一種極嚴肅的神氣向他看着。「此刻時候還早，你可以到外面路上去走一會，靜靜心，仔細想一想，你跟三新兩個人小時候是在怎樣不同的環境中長成起來的？爲什麼到現在你居然有了很穩妥的職業，而且一步一步的在升起來，而三新却已身敗名裂，像一朵沒有開足的花一樣地萎謝了呢？」

劉盈莫名其妙地靜聽他母親的說話，不知道究竟應該從什麼地方想起。

「孩子，我的話是不錯的，你且出去走一會吧！」母親瞧他遲疑着不走，便又催促起來：「一個人在路上散步是最可以活動思想的，我希望你再隔一個鐘頭回來，告訴我你心裏可有什麼感覺沒有。」

說着，他母親又低下頭去，繼續編結今年冬裏劉盈所需要的絨線襪了。

武定路的西段，實際上是已經出了鬧市了，僅僅因爲戰事的緣故，才比從前多了些人家；但在傍晚的人行道上，——尤其是秋天——散步却還不致有什麼妨礙咧！

劉盈獨自在灰褐色的水門汀地上慢慢的走着，一路回想到十二年前去。

是城內阜民路靠街的一所古舊的大平房，三進深，雙開間闔，即使房子的本身已因年齡太老而不值多少錢了，單是一畝將近的基地，照市價算，至少也可以值七萬八萬的數目。

房主人姓吳，在洋行裏當所謂「大寫」，生產力也相當的強；家裏有一個老母，兩個女兒，一個兒子，和一個打得一手好麻將，常聽梅蘭芳程硯秋，而且極善交際的夫人。家裏不愁吃着，不愁使費，上海方纔有無錢電收音機的時候，他們就買了一架了。出門總是坐汽車，少奶奶打扮得像花蝴蝶一樣，小少爺打扮得比小外國人還講究。老九和老介福的夥計一看見他們走進去，便知道是城裏吳公館來的了。

在他們客堂的背後，兩間一二丈見方的小屋子裏，四五十年來，一直住着一家姓陶的房客；當家的是一個老寡婦，日常吃的穿的都比吳家的老媽子還苦。兩個女兒——一個已經也是寡婦了——都在電話局裏充接綫生，賺的錢恰好使他們吃得太飽，但也不致餓死。除掉那個七八歲的外孫所發出來的念書的聲音，或是天真的笑聲之外，簡直聽不見他們家裏有什麼聲息。

房主人和房客之間，雖然貧富懸殊，但同居的日子委實太久了，而且兩家都有一位老太太，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，所以彼此往來得非常親熱，倒一些沒有受到金錢的影響。

吳家大小諸人在物質上所享受到的一切，在陶家母女三個眼裏看來，都像虛幻的一樣，從不批評

他們，從不羨慕他們。例外的祇有劉盈那個孩子。

「外婆，今天三新哥哥又買了一套新洋裝了。爲什麼媽老是給我穿這種破衣服？」湊他媽上電話局去的時候，他往往要向他外婆這樣問；媽在家的時候，他就不敢，因爲他已經受過好幾次的責罵了。

「小寶貝，你媽沒有錢啊！」外婆很慈愛地回答他。

提到錢，劉盈就沒有話好說了；他雖然祇有七八歲，但錢的「妙用無窮」，却已深深地領會了。每次他和三新在街上玩的時候，祇要有一副賣食品的担子挑過，三新總可以大嚼一頓，而他自己却只能在旁乾嚙唾沫，或是慢慢地咀嚼三新偶然分給他的很小的一份。這就爲三新的口袋裏永遠裝滿了角子銅元，而他自己身邊，却總是半個小錢也沒有的緣故啊！

還有逢到禮拜天，他總不用再想見到三新，很早他就看見他穿得天神一樣的跟他媽出去了，直到深夜劉盈早已睡熟的時候才回來。第二天下午，劉盈忽忽地吃了兩碗青菜白飯，再到學堂裏去上學，才可以看見三新很疲倦地坐在大門口的戶限上。

「你們昨天是上那裏去的？」他總忍不住要這樣問。

「昨天嗎？去的地方多着咧！」三新頓時興奮起來了。「早上先跟媽到二舅家裏，大家坐着汽車

去逛城隍廟，中飯就在沙利文吃的大菜，飯後上天蟾去看蓋叫天，看罷戲，舅舅又請我們上東亞去吃廣東菜，晚上媽又打了八圈牌，我們一直到十二點鐘才回家……。」說話的中間，三新至少總得接連打上兩三個呵欠。

沙利文，天蟾，蓋叫天，東亞……簡直沒有一個名字是劉盈所熟悉的。

「你真開心。」他只能透著極度譔義的神氣這樣說。

後來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，他總於忍不住向他母親提出了一個要求，希望能夠去看一次戲。

母親照例又極嚴肅地拒絕了。

「不要說你的年紀還小，根本不相宜上這種地方去；」結果他反而聽到了一篇訓話。「即使你的年紀大了，也不應該找這種毫無益處的娛樂！要是你覺得在家裏太氣悶了，可以上公園去走走。孩子，別羨慕人家，你要知著依靠爺娘的力量出去吃大菜，看京戲，有什麼希罕呢？真正的說起來，還是一種恥辱！你已經快要十歲了，應該知道用心讀書，將來自己賺了錢，再去找你歡喜的娛樂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愉快。現在你可以不用想！」

當時劉盈聽了這一篇話，心裏真覺得非常的忿恨，他想三新的媽真比自己的媽好得多了。

「母親的話是不錯的。」六姨母也插嘴出來說：「將來待你賺了錢，再請你外婆和母親和我一

出去看戲吃大菜，那才是一個好孩子！」

可是劉盈怎會願意聽這種話呢？

「呸！做夢！將來我寧可一個人去，再也不會請你們咧！」他橫着心，暗暗這樣咬牙切齒地說。

但三個月後，却發現了個奇蹟，母親竟自動買了三張影戲票，把他和六姨母帶出去看了一次電影。

。

「孩子，你今天大概很高興吧？」在回家的路上，母親輕輕地向他這樣說：「但是你可懂得我今天爲什麼肯帶你出來看戲的理由嗎？假使你不明白的話，回去你把這一次的成績報告單和上學期的比一比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孩子，用功讀書吧！媽是永遠歡喜你的！」

劉盈的心裏，不覺就激起了一種說不出的興奮。

可是第二天他去告訴三新的時候，却碰了一鼻子的灰。

「影戲又什麼希罕呢？我們一個月至少要看六七次！」三新驕傲得像天鵝一樣的說：「考了個第一，祇看到一次電影，要是我的媽也像這樣凶的話，我只能永遠坐在家裏了。」

但劉盈的媽對待盈劉還不止這樣的凶咧！

有一個新年裏，劉盈受了三新的慫恿，爲着要偷偷地溜出去玩的緣故，竊取了他母親一塊錢；不

幸他的技巧太拙劣，當晚就給母親發覺，罰掉一頓晚飯不算，還給母親痛打了幾十下。

當他們在打罵哭鬧的時候，給三新的媽聽見了，那時她正在開始晚裝，累得她來不及把臉上的脂粉搽好，便忙着趕過來解勸。

「二姊，何必這樣認真呢？新年裏孩子拿一塊錢去，算得什麼事！」她輕描淡寫地說。

「可是他應該偷啊！」劉盈的母親鐵青着臉回答。

「你自己不捨得給他錢，當然他祇能偷了！」三新的媽滿面春風地說：「好了，二姊，別氣壞了身子，伴我一起出去聽一次大鼓吧！老實告訴你，三新每次要錢，我總是立刻拿給他，他尚且還要偷咧！孩子總是這樣的！」

劉盈含着眼淚，在旁邊聽了三新母親的話，真恨不得自己也逃到她那裏去做兒子。

直到他進了初中，眼看三新天天說謊請假，整日在外胡鬧，給先生三番兩次的痛罵，他才覺得三新的生活也並沒有什麼可羨之處了。

有一次三新穿了簇新的西裝，和劉盈一起從家裏走出去，恰巧給他父親撞見。

「你上什麼地方去？怎麼書也不帶一本！」三新的父親用着一種懷疑的目光看着三新問。

「書……書寄在昌弟的書包裏……。」三新居然很聰明地立刻造出了一個謊話來。

無奈劉盈太不行了，當三新的父親用着詢問的目光向他看過去時，他的臉上已漲得通紅了；經不起那個中年的商人再向他說了一句：「你的書包拿來給我看看，」他就不由自主的說出實話來：

「伯伯。……三新哥哥的書……書不在……我……這裏……。」他很害怕地說。

「很好，你去吧！」三新的父親立刻用手抓住了他的兒子。「三新，你真好！天天不上學，跟着那些小流氓亂跑，你還想瞞我嗎？快跟我回去！」

劉盈眼看三新給他父親像鷹抓小雞似的拖回去了，心裏覺得非常不安，擔憂三新從此要不睬他了。

吃中飯的時候，劉盈回到家裏，一心念着三新，忙偷偷地問他的外婆。

「哎呀！今天他們吵得真不小！」外婆搖頭擺腦的說：「爲着三新不肯好好讀書，大伯就把他拖回來打了一頓，打得大伯娘心疼起來，便跟大伯哭哭啼啼的吵了半天，此刻連飯也不肯吃啊！」

劉盈嚇得手也冷了，他想「這都是我的不好啊！」

一聲砲響，戰事發作了，吳陶兩家全打南市逃了出來，因爲經濟力量的不同，當然不能再在一起住着，劉盈從此不常見到三新了；只在六姨夫故世的一天，在報恩寺見到了三新的媽一次，她的神氣非常憂鬱，外婆問了她，她才嘆息着說：

「小的固然化費得太厲害，老的也實在太認真了，我簡直天天在家裏替他們勸架。」

當時劉盈還不很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，直到又隔了四五個月，就在前年冬天的一個中午。他從匯業局的辦公處出來，想回家去吃飯，走到新開路口，忽然聽得有一個很熟的聲音，在他背後叫着：

「喂，昌弟，慢一些走，我跟你說幾句話！」

劉盈忙站住了脚步，回頭去張望，不料所看到的却是一個衣衫襤褸，鳩形鵠面的叫化子。

「昌弟，……你不認識我了嗎？……我是三新。」那叫化聳起着兩個肩膀，站在寒風裏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我已經……三……三天不……不會……吃飯了……。給我一塊……錢有沒……沒有？」

這真是二十歲還不到，涉世未深的劉盈，做夢也想不到的事。

「你爲什麼不回去呢？」劉盈把一塊錢授給他，一面透著極度詫異的神氣問。

「爸爸，把我趕出來了……。昌弟……，我現在再要……懊悔……已經來……來不及了……。昌弟，……再會吧……！」三新拖着兩只不同的破鞋子，一躡一拐的走進一條小弄堂去了。

劉盈望着他的後影，直到不見。

現在，劉盈又從武定路走到新開路口了，他禁不住向左面一口垃圾桶旁邊的三個叫子打量了一眼，懷疑三新也許沒有死，又給他爸爸從家裏趕出來了。

這樣一路散步，一路回想，他對於這一件事，才慢慢的明白了。

「不錯，媽說的對，三新是給他母親殺死的！」他一再重複地說。

三十年十月